骆宾基处女作·

边陲线上

边陲线上

骆宾基

责任编辑：未　克
封面设计：章桂征
插　　图：肖　琳

边 陲 线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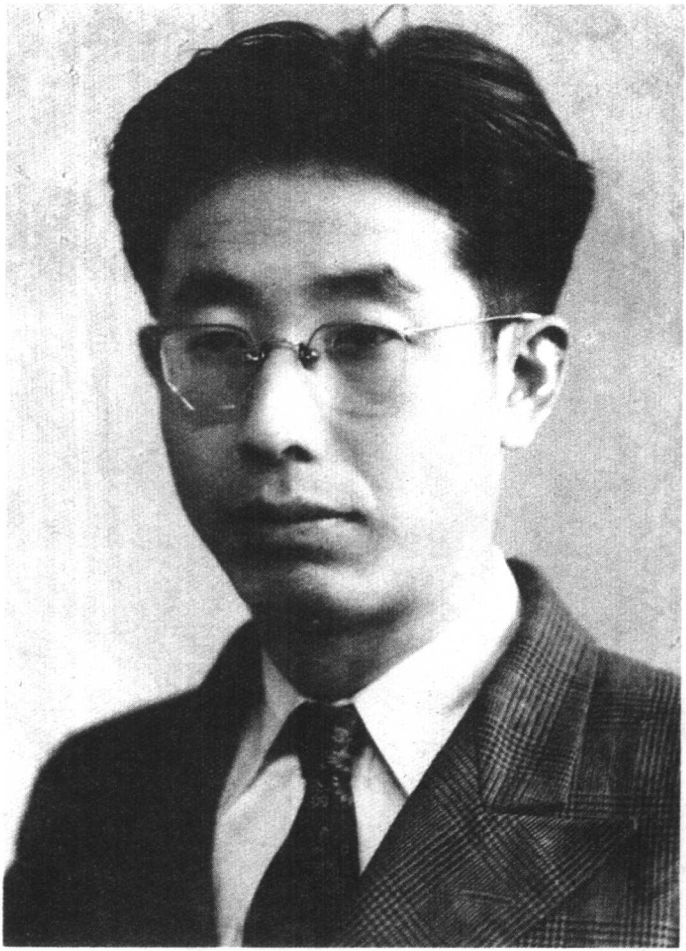
骆 宾 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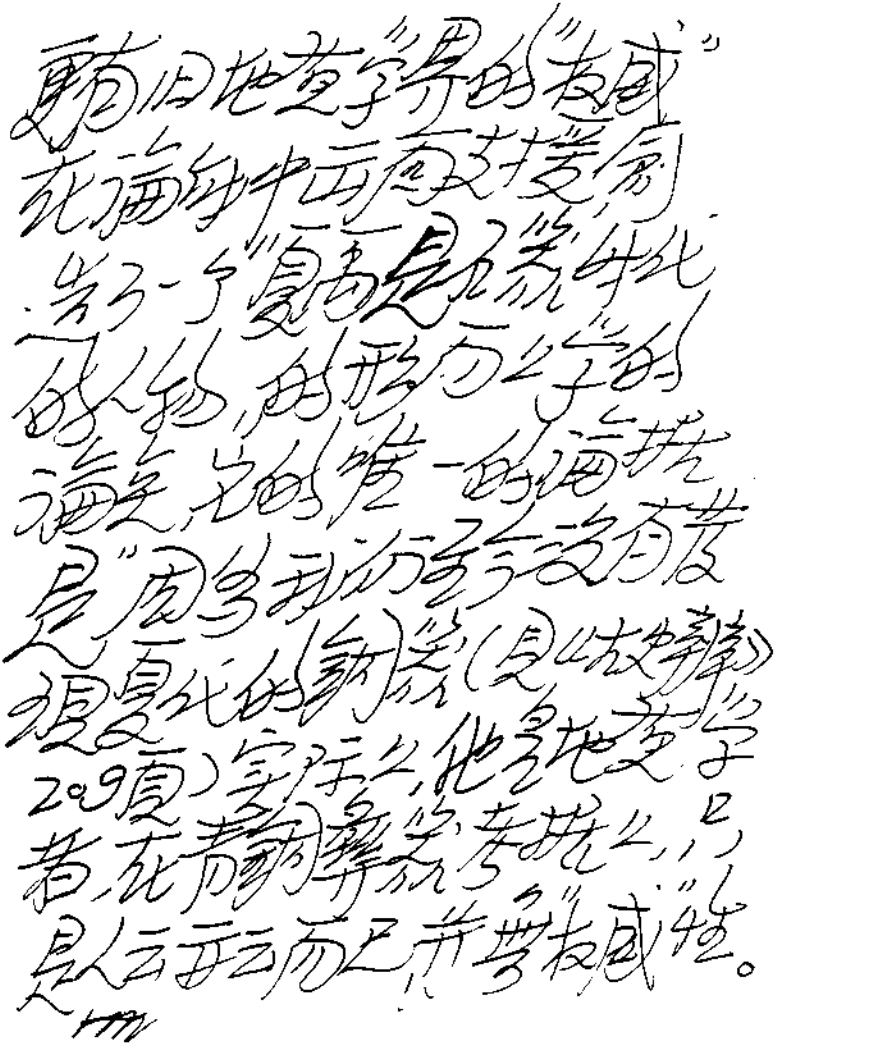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插页12　135,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200册
统一书号：10091·988　定价：1.28元



1946年秋于杭州



作者手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边陲线上》重版自序

骆宾基

一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与动乱中，我常常怀着一种从未向人诉说，或只向个别友人诉说过的内心牢骚，可用四个字概括：“文学误我”，或“艺术误我”。为了追求它，献出了自己最珍贵的青春，且为它牺牲了自己青年时代曾有的至今仍引起一些向往的爱情。等到去年南游绍兴，在鲁迅先生百年诞辰前夕，参观纪念馆的时候，见到了与鲁迅先生“戎马书生”图章并列的一方篆刻，同样是四字，乃“知识误我”。这真使我暗暗惊奇不已，难道鲁迅先生竟也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牢骚么？

今天有机会重读一遍友人所赠送的自藏书之一的《边陲线上》，很自然的又重新把我带到了过去的年代，又开始回顾了从写作《边陲线上》这第二个里程碑开始起步的四十六年来的旅程。由一九三八年春在浙东到达的第三个里程碑到今天，是经过了四十二个春秋历程才到达的第四个里程碑。我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根本不是什么无目的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一方面，在我不过是一种藉以求生的手段，而另一方

面，它的目的却是为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就是说五十年代以前，是献身于民族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以来是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边陲线上》是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以后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就是为民族主义革命斗争服务的一个具体的例证。

如果说今天它还有重版出书的价值，虽然文笔还是这样的稚嫩，它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这样的“例证”。

《边陲线上》完稿于一九三六年冬初，出版却在它脱稿三年之后的一九三九年冬初了。因为未能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出版（当时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影响也就有限了！但它还是为当时的文艺界所注意的一部小说。这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文艺阵地》丛刊第一辑《水火之间》上刊载的贺先生的评论文中，是论及的。这部丛刊是楼适夷同志受茅盾先生委托而在势如孤岛的上海坚持战斗的一个阵地，发行范围自然也同样受着限制，它的读者也不很广的。但这个文艺阵地，在我们的抗战文学史上仍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王冠上的一颗珍珠。这从贺先生的《论〈边陲线上〉》一文，可见孤岛上坚守这块神圣阵地而进行战斗的一斑。这是今天重版选载附录于后的意义所在，说明它在抗战文学史上所起过的有着一定限度的作用。

二

在这里，还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本书出版前的两番挫折遭遇。

《边陲线上》完稿后，最初是由茅盾先生介绍出版处所

的。初荐于生活书店而退稿，再荐于良友书店又被退稿。这两次退稿，我都是从吴淞徒步沿淞沪铁路走到上海去取回退稿的。我当时无法理解退稿为何不挂号寄来，却必须要作者去取回，见了面也并无具体意见要谈。

但茅盾先生是很坚定的，在两荐两退之后，又要我挂号寄"文学社"转给他，作了第三次推荐。只在这时我才体会到，鲁迅先生为什么介绍《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由奴隶社来自费出书了。

那么鲁迅先生与茅盾先生，是从艺术的标准来看待东北流亡作者的作品么?不是的！在描写上，茅盾先生只称赞过小说中的氛围气很浓。主要的还是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政治需要出发，是从它的政治意义和将会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问题的；而出版者的着眼点如果不在于营利和销路，那么当然是着眼于作品的艺术的完美度。这或许就是鲁迅、茅盾两先生作为当代新写实主义的左翼阵营的统帅、副帅与出版界的主编人的不同处。出版者是从一个角度衡量作品，而鲁迅与茅盾两先生作为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作品。出版者除了艺术方面的要求之外，往往还要看一个作者的过去；而鲁迅与茅盾两先生除了从政治方面衡量作品外，看到的却往往是一个青年作者的未来。因为这些新人的过去是一无所有，而作品又确有它的稚嫩处。

出版者的着眼处固然未可厚非，而两位大师的卓识及远见，实在值得推崇。

如果说，今天它还有重版出书的意义，那么第二个意义或在此。

三

还有版次问题与本书“后记”的时日与地点的签署问题。

首先，我要向友人常君实先生致谢意，是他把自藏本送给了我。这是只有一页残缺的完整本。而所缺的那一页是“后记”，倒在尾页上留有“一九三七年六月于浙东前线”的字样。

关于版次，底页只标明一九四二年“桂（林）初版”，一九四七年“沪二版”，却不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沪初版的记载，是偶而的疏失么？很奇怪。还有，“一九三七年六月”抗战还没有爆发，因而也无从有“浙东前线”之名，再则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我还在上海参加前线抢救的保卫大上海的活动，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才离开上海去浙东。这个“后记”的年月与地点的签署是校对者的错失或排字有一数字之误，已经很难说清楚了。现在趁重版出书的机会加以改正！

最后，由于《边陲线上》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出书，在这里还应提一提原天马书店《天马丛书》主编人王任叔同志。一九三七年夏，我在上海法租界美华里与乡友狄耕同志同住一前楼的时候，他曾去看过我们。以后在我离上海去浙东的前夕，他又以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秘书长的名义为我介绍了冯雪峰同志，並听取了后者指示方针性的谈话。现在两位前辈文学革命家，都已先我而逝去，借本书重版的机会再次致悼以示自己的崇敬之意。

《边陲线上》当时作为《天马丛书》之一准备出版的时

候，上海“八一三”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原稿未损于火，也未丢失，两年之后又由王任叔转至文化生活社出版，这里也可以见到王任叔同志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了。

在这里还要附笔向巴金先生致谢。如果不是得到他的称誉与支持，本书是很难在这个出版界颇负美誉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茅公八十六诞辰。

上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

苍伟的与俄罗斯领土分界的“土字碑”后面，冲来了已经避过了整个残冬的人群，黑黝黝地。

还不到午夜，他们将H城围在了垓心，天崩地裂似的斗争，在这里展开了。

“向前压……压……”粗厉地喊叫，混合成庞杂的音浪，象霜雪样严肃，冰雪样激烈。

“乓……砰……乓。”爆竹般的快枪，射出捷速的子弹流光，相互地交错。迷漫的灰白色烟雾，障蔽了每人的眼睛。

“压……笨种们！”刘司令竭力地高喊。

他穿着灰色旧军服，脖颈贴伏着俄罗斯马头，一手捏着快匣子，大拇指在扳推子弹；另一手里的枪头，朝着城楼子射击。

“咭……咭。”城上的机关枪，向下面人丛中扫射。

“靠山！领着弟兄攻北门。‘煞脱’（快。）”刘司令微胖的脸，挂满豆子大汗珠，眼睛很匆忙的闪视。

“快呀！‘磕头’的哥儿们！往北门压。”靠山喘吁着喊。

于是，军队分出了一股。在靠山的小红马后尾，弯曲着腰飞跑。他们制止不住原始性的发作，简直是一群野人。

夜间，人们的眼，都成了瞎子；有的将脚踏了别人的脚背，有的竟踢了别人的踝骨……他们没感到这些，只有敌人的残酷引起的暴怒，占据着他们的心，和一颗构造简单的脑子。

云霾是漆黑的，不露一丝星光。

他们穿过一丛树林，城里的灯光，溶化了上空的气氛，露出淡淡的雾光。

“喊！搭软梯子爬城！赶紧。”靠山接着将枪推上了子弹。

“乓…乓…。”

士兵们疯狂性的射击，响应着东门的交响的枪声。

火药的光线，在头上交错闪烁。烟雾随着凝结起来。而酸辣的火药味，向每人的鼻前，接续着冲来。

“压……压。”吵叫又开始沸腾。

“上……。”一个矮小的兵爬上了城墙的锯齿形缺口。

“乓……乓…。”

“砰……乓……。”城里的枪响。几道红光冲射高空。于是城门“轰”的敞开。

“嗷……。”

“往前压！”靠山督促着。

军队杂乱的拥挤着。象澎湃的海潮，涌进了城。

街道旁的电灯，放着淡黄的光辉。兵士们的嘴脸，越发显得兴奋了。长短不齐的破袄，裹在肥瘦不同的身上。尘土和汗垢，相同而匀称的涂了满脸。

“欢迎我们中国的救国军。”北门的一个警士喊着。

“守门巡官，那浑鸡子儿，早吃‘黑洋枣’了！”别一个又加了句。

“随着……‘磕头的’哥儿们，到东门。”靠山要把肺叶炸破似的嚷。前额的青筋，也一棱棱的怒涨起来。

老小的市民们，怀着过度的惊惧，逃窜着。恐慌迟钝了他们的感觉，及至窥见了迎头的军士，畏缩中又跌绊着跤，胆怯地窜匿回去。

“这些大笨种，害吊啥怕。”一个瘦瘪的兵士在嘲笑。

“天生‘孙种’，怕中国人……。”有人不在意地附和着。

“赶紧奔东门呀……完了就收拾高丽铺子，日本洋行。”靠山放大了声浪嚷。

话里蕴有的效力，显然的被证明了。兵士们尽力的向前推进、猛扑——顺着冷静的街道。

狗，不停止地跳着，吠叫。叫声里夹着催促。不敢落脚的灰鸽子，在房屋顶空飞翔。翅膀发出“叭叭”的脆响，同时飘落下星碎的羽毛。

“压…压，加劲呀！”靠山斜眯着一只眼，子弹依着他食指的钩动，连串地射出。他骑着的那小红马，打起了震耳的响鼻。脖子伸长地仰起来。

爆炸的火药，连同浑杂的火光，愈来愈激烈了。东门的火焰，满天一片，红而凶。附近的草垛，吐出瀑布样的烈火，陪衬着斗争的勇猛。

“哎……。”

“哽……。”

生命结束的最后惨叫，起伏不定的传来——是由侧面的射

击，变成正面的冲锋。

城楼子上，日本机关枪支队的射击手，软瘫的滚下一个；接着，又是一个。城根下的日本派遣队，立刻起了混乱的骚扰。

“压……兵……。”吵叫扩大了范围，枪声也随着加急；只是机关枪，停止了急雨般音响。

孙大个子趁势爬到了城墙缺口，手里还抄着已热了筒子的枪杆。

“你妈的！”他举起了枪把，向下面戴有钢盔的日军，扑跳地击打下去。日军们紧接着乱作一团。

城门受斧头的劈砍，破裂了。兵们蜂涌而进。

“退却！——”

这命令，唤散了守城的一群。全都狡鼠样溜走，别一群有如冲倒坝堤的潮水，激烈、雄壮，淹没上去。刘司令的俄罗斯马，也出现在那中间。

“靠山！撵这些小舅子揍的。”他摆了一下头，接着说：“记住：别乱抢中国买卖家，咱们可要名誉啊。”

暂时的沉静，缓和了沸腾的喧叫。

靠山得意的一瞥，眼锋里贮藏着愤恨。他爽朗地击了一下马脊。

“没‘挂彩’的（受伤）‘磕头’的们！这才要咱们‘劲头’使唤啦！”音浪飘散在他的影后。

微笑现在刘司令的嘴角。于是他想：

——“胡子”出身，到底是“棒”。

“收拾高丽和日本子买卖！”孙大个子打断了刘司令的沉思。

“别忙，”他又掉回了头：“炮手团弟兄们，跟我到日本

领事馆去。”

他用马刺蹬了下马肋，炮手团立刻随着跑去。纷乱中奔驰，恰如雨前的蚂蚁。其中的孙大个子偷偷地溜进了一家高丽铺。

这里，留下巡逻队的一部。

他们在搜寻死尸堆里的枪械。形色匆忙。每人有所戒备的眼光，巡回着周遭。

一个黑瘦的老头，紧了紧“腰围子”。依然弯曲了腰，翻动着尸体。他仔细精明；结在尸体脊背上的子弹箱，他都耐性地解下。另一些人，是用刺刀在割。

“嗳！接着呀！”城楼上出现了一个小伙子。他向一个丢了军帽的楞家伙，递下了机关枪。

“慢点！”站在墙缺口的兵，伸长了双手。

“快些吧！大爷捣弄完了，咱们也得……。”

“嗳！蔡局长那小子，有个漂亮‘大姐’呢！”丢了军帽的家伙，为证明他不说谎，又加了句：“真的！从前我到他们公馆送猪肉去见过。”

“干吧！吊！尽扯蛋。”小伙子这样催促着。

“你是没……。”调子里有些受到侮慢的强辩，然而声音是低弱了。

他们不很吃力，就将轻机关枪架下来，抬往城外的乱葬岗子。周围暂时寂静了。

乱葬岗子后，是一座矮树林子。这里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吞噬了一切。伤兵们的呻吟低幽而细小，正如担架床的微响。

“得！”丢了军帽的问。

“胜！”黑影里的那个回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